

你好，蛇年

□张 藩

午夜，带上耳麦，听一首歌，读一首诗。歌是《窗外飘着雪》，这首歌有多位歌手演唱、多个版本，唯爱江智民的空间感十足、穿透力极强的风格，“窗外飘着雪，洒下对你的思念”。不错，当我们和2024年挥手道别，许多美好或遗憾都成往事；历代咏蛇的诗篇不胜枚举，唯爱唐代李坤的《灵蛇见少林寺》：

琐文结绶灵蛇降，蜷屈螭盘顾视闲。
鳞蹙翠光抽璀璨，腹连金彩动弯环。
已应蜕骨风雷后，岂效衔珠草莽间。
知尔全身护昆阆，不矜挥尾在常山。

诗的后两句赞美蛇全身充满力量，守护着广阔的世界，不会在寻常之地炫耀自己的尾巴。这是我读过咏蛇诗中，最具哲学意味的一首。

在十二生肖中，蛇以其独特的姿态，占据了第六的位置，对应天干为乙，地支为巳，称乙巳年。蛇能从鼻孔发出声音，以蜿蜒前行的姿态，诠释了生命的韧性。蛇在传统

文化里，称为小龙。龙的形象“脱胎”蛇，成语“一龙一蛇”出自《庄子·山水》篇，意为忽而像龙出现，忽而像蛇蛰伏变化，由此看来龙蛇真有些关联。

蛇，自然界中的“隐者”，它们没有四肢，却能以腹部的鳞片为舟，穿梭于草丛、林间，乃至沙漠与水域，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与生存智慧。在人类的想象和神话故事中，蛇既是诱惑与危险的象征，又是治愈与重生的使者，这种矛盾而又统一的存在，恰如生活中的复杂多样性。

在新的一年里，让我们与蛇共舞，学会在沉默中积蓄力量，以蛇行的伸展灵动探寻方向，不惧风霜雨雪，善待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，从蛇身上汲取那份柔中带刚的力量。古人云：静水流深，智者无言。面对日常的波澜，不妨学会像蛇一样，保持内心的宁静不躁动，在平凡中观察、学习、成长。

蛇的行走，是一种艺术，也是一种哲学。它们不选择直线，而是以一种蜿蜒的姿态，巧妙地绕过障碍，向着目标

缓缓推进。这种方式，看似缓慢，实则稳健而有效，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计算，确保安全且高效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与困境，不妨借鉴蛇的智慧，不必急于求成，而是学会在曲折中寻找路径。

蛇，虽然外表冷峻，内心却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它们不畏严寒酷暑，不惧风雨交加，始终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。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，正是我们在面对生活时应有的态度。无论遭遇何种困难，都不轻言放弃，而是要以更加坚韧的意志，更加昂扬的斗志，攻克每一个难关。

新的一年，让我们携手并进，在人生的旅途中留下坚实的足迹。因为每一次跨越，都是对自我的超越；不必害怕失败，因为每一次跌倒，都是向成功迈进的又一步。正如海明威所言：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，但到后来，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。

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学会微笑面对生活，用一颗平和的心去感受风景的美好。无论是晨光初照的清晨，还是夕阳西下的傍晚；无论是繁华喧嚣的都市，还是宁静悠远的乡村，都有值得我们珍惜与欣赏的地方。我们在忙碌之余，不妨放慢脚步，聆听自然的声音，感受人间的温情，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滋养。

古人云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让我们以智慧为翼，以坚韧为骨，以微笑为伴，让梦想照进现实，让希望点亮未来。日出东方，你好，蛇年！

回家过年

□陈 亮

腊月的风，呼呼地刮着，刮得人脸上生疼。我裹紧了身上的外套，加快了脚步，向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。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回家的车票，心里头是按捺不住的激动。

在异乡打拼的日子，酸甜苦辣，个中滋味，只有自己知晓。出租屋里狭窄的空间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那是生活的琐碎。每天早出晚归，挤在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里，在快节奏的城市森林中穿梭。为了梦想，为了生计，咬着牙坚持着。

可一到年关，心底对家的渴望就如野草般疯长。那里有熟悉的炊烟，有父母的唠叨，有儿时的伙伴，有温暖的火塘。

终于上了火车，车厢里挤满和我一样归心似箭的人。行李架上堆满大包小包，过道里也站满了人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坐下后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
对面坐着一对年轻夫妻，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。孩子有些哭闹，妈妈轻声哄着：“乖，马上就到家了，就能见到爷爷奶奶啦。”爸爸则从包里拿出零食和玩具，试图转移孩子的注意力。看着他们，我想起了小时候，每次过年，父母也是这样带着我，满心欢喜地踏上回家的路。

旁边的一位大叔，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，正和周围的人说着这一年的收获。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，说今年在工地上挣了不少钱，给家里盖了新房子，准备回去好好过个年。

我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，思绪早已飘向了远方的家。不知道家里的春联有没有贴好，腊肉是不是已经熏得金黄。

火车一路疾驰，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。从城市的高楼大厦，到乡村的田野阡陌，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靠近家的方向。

夜幕降临，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。很多人都进入了梦乡，脸上还带着疲惫又满足的神情。我却怎么也睡不着，望着窗外的夜空，星星点点，仿佛是家的灯火在召唤。

终于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火车到站了。我拎起行李，随着人流走出车站。呼吸着家乡熟悉的空气，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

远远地，我就看到父母的身影，他们在寒风中站着，不停地张望着。我快步跑过去，叫了一声：“爸，妈！”母亲的眼里闪着泪花，父亲接过我手中的行李，说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

走进家门，屋子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，桌子上摆满了我爱吃的菜肴，热气腾腾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幸福。

这就是家，无论走多远，无论在外面经历了多少风雨，家永远是心灵的港湾，永远在那里等着你归来。

今年春节，我跟老李和他的家人、他的老伙计们相约，找一个夜晚，共迎蛇年。

老李是我30多年前的一个采访对象，家住西山运河里。西山是吉林市一个特别的存在。1929年，吉海铁路竣工，从吉林西山脚下穿过。路南的吉林老城拔地而起，路北则隔离了城市的边缘人和众多的外乡客，他们的自建房从路基向西山山顶蔓延，低矮破旧而又生生不息，最终竟成就了一个跨越世纪的棚户区——西山运河里。

在20世纪末，那里仍聚居着小本生意人和服务行业的从业者，水暖工、瓦匠、拉脚卖菜的、收废品倒卖旧货的……总之，人力三轮车是那些人家的标配，早出晚归两次蹬车跨越铁道线是贩夫走卒们的谋生轨迹。当年采访时我曾搭乘过这种车，车轮碾过铁轨，剧烈的颠簸向我传导了西山人的奋斗精神与心中的不甘。我的采访本里就记录过几十个西山人的日常和他们的城市梦。他们的悲欢离合、人生际遇，后来都成为我创作的动力和支撑。

老李就是这样一个地道的西山外来户。他做过很多职业，可能他自己都数不清。十多年前，老李曾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过他骑着三轮车智斗城管大哥的事迹，还有他一定要跨过铁路线在松花江边买房置业的宏伟蓝图。

吉林市以松花湖、雾凇闻名于世，松花江在此婀娜地扭动了两下腰肢，“一城山色半城江”的盛景就展开了。达官贵人的宅院、富商巨贾的店铺自古就云集于这五里江堤，老吉林人的幸福指数甚至可以用居住地到松江路距离来估算。

去年6月，我与老李在河南街相遇。老李的梦想实现了吗？我的目光停留在他黝黑的脸庞上，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已经成长为标准的油腻大叔。

大叔还是那么健谈，滔滔不绝，他说，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，还谈了个漂亮的女朋友。他说，和两个哥们儿前几年在雪山脚下开民宿挣了些钱。只是他的财力只够他在改建后的西山买房，而且还是临着火车道的那一排，就是说，每天他仍要时不时地听火车隆隆而过的声音。他因此还在心心念念他的江边梦。

老李的朋友圈也是多元的，西山运河里巨变一览无余。道路、社区、学校、商圈，日新月异，已经与铁路的这一侧浑然一体。老李家三世同堂其乐融融的生活照，也有了老吉林从容淡定的“烟火气”。

外乡人老李是幸运的，他的前辈们在西山运河里挣扎奋斗了70年，到老李这一代终于得到了城市的接纳。棚户区的拆迁，步履匆匆而又坚实现果敢，这座北方老城张开了她包容的臂膀。污染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□王可心

企业的外迁，以及老城区的改造，都彰显着款款诚意。

几年来，老李一直做跟旅游相关的买卖，开民宿，带旅游团，当导游。他领着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游遍了吉林的山水和变化中的吉林城，老吉林的梦中福地松江路早已不是一家独美，修复的老城门和博物馆如雨后春笋，吉林因此而美，宜居更宜游。特别是去年的锅包肉大赛后，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吉林市，他的生意也开了挂。据说三道码头至雾凇岛航道就要开通，老李计划着有一天可以带着他的客人坐船去那个声名鹊起的小岛。去年入冬以来，吉林出现了两次让人惊叹的雾凇，一次就发生在那里，老李率领他的客人徜徉在银丝素裹里，便萌生了在岛上新建一个民宿的念头。当然，以老李的个人财力是不够的，但是，他可以众筹，西山人的抱团儿是出了名的，即使他们在搬迁后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但是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一呼百应。他的想法很快得到了老伙计们的支持响应，他们相信老李，更相信这座越来越好的城市。

心有执念的老李9月26日又转发了一则消息：吉林站到吉林西站铁路线正式停运。那一天，抖音、快手、朋友圈，到处在刷最后一趟火车通过那条铁路线的视频。

火车日夜隆隆而过的日子结束了，老李着实兴奋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想不到以这种方式“撤离”了火车道。那条铁路线的两条钢轨曾代表着城市的冰冷和傲慢，如今却成为孕育新生的子宫壁，血运饱满，生机勃勃。对于一直盼着去江边安营的老李来说，没有了疾驰而过的列车阻隔，开车几分钟就到了吉林大桥，他说，不想瞎折腾了，就准备扎根在西山养老了……

我看见他眼角的皱纹里荡漾着光芒，一如那日午后的暖阳。西山再往西的铁路正在修建铁路公园，有观光小火车，还有火车文化艺术墙，那里将是一处新的景点，老李打算导游的时候，给他的客人们讲一讲他与这条铁路的前世今生。

今年元旦一过，老李就谋划召集那些跟着他众筹的老伙计们相聚，过一个没有火车的春节。他问我，你来吗？我说争取。他很恳切地看着我，他说，我希望你来，因为你知道过去的西山。我明白他没表达的那层意思，我记录了过去西山，最好也能记录他们这么重要的时刻——在没有火车的夜晚商讨人生大事。我很期待。期待与更多的老李们重逢，他们都是我笔记本里的老朋友，更期待聆听他们的谋划，他们对生活永远保持着青春的激情和热望，这是西山人骨子里的精神。

祝福老李和奋斗不息的老李们，春节快乐。心安放的地方是故乡。

撕纸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，在古书中被称为“裂纸”。早在宋代，苏轼就说“裂纸为币，符信一加，化土芥为金玉……”在当代，许多地方的方言中依然把“裂纸”作为口语表述的方式。20世纪初，在普及白话写作的过程中，“裂纸”逐渐演化为“撕纸”并成为固定词组，成为这种民间艺术的名称。撕纸创作以纸为材，以手为刀，不需画稿，随手而动，突出表现了创作者的内心寓意。撕纸的边缘不似剪纸般规整，带着独特的毛糙质感，反而增添了几分质朴与粗犷之美，更显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。



《贺新春》

作品中心是一条盘曲端正的花蛇，蛇身布满精美的花纹，线条流畅圆润，彰显出艺人高超的撕制技巧。蛇的周围环绕着吉祥寓意的装饰纹样，寓意着祥瑞之兆。新春的元素也巧妙融合，如传统的拜年、放鞭炮等；还有各种各样的吉祥语，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。整幅作品构图饱满、疏密得当，红色的纸张更添新春的热烈气息，表达了对蛇年新春的美好祝福，传递出团圆、吉祥、幸福的愿景，让传统民俗文化在纸屑纷飞中熠熠生辉。



《庆有余》

这是一幅充满喜庆氛围与传统韵味的撕纸作品。整幅作品采用红色宣纸，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吉祥、繁荣与幸福。画面主体是一条体态丰腴、灵动鲜活的蛇，蛇身布满装饰纹，象征着富足有余。蛇的周围环绕着鱼、葫芦、稻子等，寓意着“连年有余”，既表达了人们对物质生活富足的祈愿，也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作品线条流畅自然，细腻精准，繁简得当，疏密有致，将传统元素巧妙组合，展现出艺人精湛的技艺和质朴的审美意趣，是民俗文化传承的精美之作。

撕纸非遗里的年

刘福生 作

